

憨阿嬤

作者/張雁淳

(雲林縣福智高中國中部)

舒服地窩在客廳，又一次置身於家事之外，絲毫沒有察覺阿嬤早已出門，抬起頭，她已經回來了。

只見她上氣不接下氣，流了滿身大汗，狼狽地癱坐在一旁。奇怪，她是去哪？明明不到半小時，竟累成這樣。一問之下，原來她跑去菜園，拔那些惱人的雜草，只是，怎麼會這麼喘？

「阿淳，你看阿嬤我喘甲安捏，若一下子喘袂過氣，就辦辦啊……」輕輕的呢喃，在我聽來，卻如同天打雷劈——「喘袂過氣？」阿嬤何時變得這麼嚴重？親眼見她短短一天，就吸了兩次氣喘用藥——支氣管擴張劑。猛然驚覺，她的健康早已悄悄亮起紅燈！

「天還袂光，露水還含霜，妳就落床，輕步挽袖，三兩手僱好早餐，想攏無想，有好料全部款款給阮，少年為困，呷老為憨孫……」小時候，不論到哪，阿嬤都帶著我，祖孫倆可說是寸步不離。記得，我最喜歡蜷著身，坐在老舊打檔摩托車前的小椅墊，讓阿嬤載著我趴趴走；跟在她身後，下田除草、種菜；吃了顆釋迦，還天真地把籽埋進土裡，道：「阿嬤，你要幫我顧我種的釋迦喔！」阿嬤就像是我的雙眼，帶我穿越擁擠人潮，去領略四季的變換、世界的奧妙；長大後，阿嬤更像我的補給站。踏出鄉村，背負著升學的壓力，難得周末回家，她都會準備滿桌澎湃佳餚，「這是啥？」「這，你愛呷的草仔粿啊！」暗綠色的皮，彈性十足、嚼勁相當，包著香氣四溢的內餡，一口咬下，她對我的愛，也和著甜滋滋的紅豆，被我吞下肚，霎時，暖流便竄過我的全身。

升上國中後，回阿嬤家的時間越來越少。回了家，我就像筋疲力竭、前來借宿的旅客，抓了時間就想躺在沙發上發懶，盯著電視看，其餘全是阿嬤打理。而阿嬤卻依然笑臉盈盈、瞻前顧後。直到她忙不過來，匆匆喊道：「咱來做伙共棉被提出去曬日，敢好？」「來鬥跤手共土腳掃掃咧，好無？」

「落雨啊！緊共外口物件收入來……」我和弟弟才拖著腳步上前。

家中這麼多勤務要忙，我才做那麼一些，便感到乏力，而年邁的她，怎能負荷？那句「若喘袂過氣……」，讓我不禁心頭一揪，想起過去，自己是如何理所當然地無視她的辛勞，便慚愧不已。曾經她是我版圖的擴張，她的世界卻因我縮小，小到得由藥劑，打開呼吸之門。這回我才清楚看見那歲月殘酷無情的足印。

難以釋懷的愧疚，驅使我餐後走到阿嬤身邊，跟著收拾滿目狼藉的餐桌。想削顆蘋果給阿嬤吃，削到一半，阿嬤已接手過去。在一旁，靜靜瞧阿嬤純熟、俐落的手法，那是超過一甲子的練達。只是，不曉得，這精采的表演，還留得多久？

「阿嬤，妳啥麼時陣擱會做草仔粿？」此際，心中念著的，是阿嬤一身的好手藝。想用Q彈的麵皮，包起我們一起走過的點點滴滴，讓那甜滋滋的暖流源源不絕。「你總把最好的都留給我，用全部的愛為我守候。」而我也想在未來的日子，把最好的都留給您。月清路遠，感恩的樂聲，輕柔地在我耳邊縈繞不去。慙阿嬤老了，慙孫也大了，我要把握時光，把握機會，把握您！